

云端之上

■王雁翔



听得见声音，三米内看不见人。穿过宽敞温馨的阅览室，整栋楼的二层是偌大一个健身房，各种健身器材一应俱全。黎同伟说，岛上晴天很少，体能训练几乎都在室内。

洁白的墙壁上，一片一片湿漉漉的霉渍，与整洁的健身环境很不协调。黎同伟转脸看着我，没办法，太潮湿，这墙是去年秋天才粉刷的。一到雨雾天，墙上挂满水珠，一道一道往下流。

二级上土程道龙说，有一天，他在值班室值班，忽然一片乌云飘过来，随着猛烈的撕裂声，雷已跟着亮光打下来。值班台电话、配备炬火花四溅。他迅即关掉电源。突如其来的雷电，前后不到2分钟，让站里损失一万多万元。

“我2014年春天上岛时，在杂物间看到炊事班的一口大铁锅，被雷打穿碗大一个窟窿。”程道龙用手比画着说。

他的话，让我想起第一次上岛的经历。那天我正在屋里跟战士聊天，一声惊雷打下来，院子里两根大腿粗的避雷针和一张避雷网，瞬间被烧得通红。门窗一片嗡嗡声，跟地震一样，感觉屋顶随时可能塌下来。

高处不胜寒。在这座小岛之巅，雷电，狂风，暴雨，轮番在云端，在官兵们头顶上交战。

走着，眼前雾里突然冒出一座钢塔，上半截隐在雾里。黎同伟说，之前的钢架被台风控腰刮成了90度，这是新建不久的避雷塔。

“山顶上天气就是这样，有雾必有风，但风吹不走雾。”黎同伟笑呵呵地说。雨雾一来，被褥、衣物都是潮湿的，上面长满霉斑。现在，条件好了，窗户是双层密封窗，门窗抗风防潮性能好，每个宿舍都配有空调和抽湿机。

三

大雾似乎散了一点，能看到十米之内的景物。二级上土王林然走到楼旁边一片枝干灰褐色、丫杈嶙峋、叶子油亮的小树前停住脚说：“这是黄杨木，不惧台风雷电肆虐。别看它瘦瘦弱弱，像枯树，但生命力很强，一旦扎住根，就会在风雨中活下来。秋季会结小红果，很好看。每年新战士上岛都会种一点，现在已存活一百多棵。营区十来棵大的，已经有60多年了，是建站初期老兵种下的。”

挺拔、帅气的王林然，已在这里坚守了10年。他很喜欢黄杨树，每年新战士种树，他都会跟着种一棵黄杨。“园中草木春无数，只有黄杨厄闰年。”我忽然想起苏轼的诗句。因生长极其缓慢，木质坚韧细腻，有“木中君子”之誉。它的种子随风飘落，在悬崖峭壁的缝隙间发芽扎根，在狂风暴雨中挺立。炎热干旱季节，小小叶片因脱水而发黄，看上去枯了，却不枯不落，遇雨又会变绿，生命力的顽强非一般植物能比。

25岁的王林然，来自河北廊坊。说话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，像他载下的黄杨，乐对风雨人生，伤痛藏在内心深处。王林然是“留守儿童”，自小父母常年在外务工。入伍前，奶奶瘫痪在床，患有阿尔茨海默症。爷爷去世后，他一个人照顾奶奶，翻身、端水、喂饭，整整

两年，奶奶身上没出过一处褥疮。2014年，70岁的奶奶去世，下葬前一天，他才从姑姑那里得到消息。无法赶回去送奶奶最后一程的王林然，躲在一块礁石下失声痛哭。

“2017年外婆去世家里也没告诉我，奶奶和外婆是我生命中最亲的人，没能送她们最后一程，这是我一辈子没法弥补的遗憾。”沉默半晌，他抬起头，红着眼睛说。

“你认识师永金吗？”我转开话题问。“认识，他带了我们两年就转业下岛了。”他转脸看着窗外，“他在这里坚守了16年。那天我们全站列队送他下岛，他在车上大哭，嘴里不停地喊着‘我不想走，我舍不得这里’……”

他的话将我的心也牵到了窗外。那年春节后我上岛采访，师永金和妻子陈旭丹、三岁的儿子，正在院子里一块刻着“家”字的巨石前照相。师永金是连队操纵员，是站里的“老海岛”。那年春节他原本可以休假，站里一名士官定好春节回家结婚，他把休假期名额让给了那名士官。师永金回不了家，妻子便带着儿子千里迢迢来岛上过年。

“以前，我觉得他是一根筋，家里几次联系好工作劝他转业，他闷葫芦一个，咋问都不吱声，有时说急了，还给我们发脾气。这次上岛我明白了他为啥不转业。”陈旭丹快人快语，说话像爆豆子。“明白啥？”我问。

“他是站里技术尖子，在岛上多干一年，就能为站里多带一茬苗干，我说的对不对？”她这话逗得大家一片笑声。那天，我觉得他只说对了一半，应该还有更深的原委。那一半她看不到的答案是什么？这答案，在师永金以及一茬茬接续坚守这小岛的军人心里。有时候，舍不得与山高水远、艰险困苦无关，有爱与担当的地方，都会充满诗情画意。

四

午后，雾仍旧浓得什么都看不到。我在院子里走了没几步，风挟着雨斜斜下来，密集的细雨，沙沙沙。我转身躲进一间不小的玻璃晾衣房。洗衣机与抽湿机轻轻嗡嗡着，烘干机慷慨地释放着温暖。一排排晾衣架架上挂满了衣裤，每件上面都夹着一个精致的红色姓名牌。

“山顶上天气经常这样，不是风，就是雨。”正在洗衣服的二级上土屠佳民说。他转脸看向窗边一盆开得火红的红杜鹃，神情有点拘谨。屠佳民来自浙江绍兴，已在这里守望11年。闲话聊到站里官兵婚恋，他笑眯眯地说：“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然后，他的故事像玻璃房上的雨滴，时缓时急地落进了我心里。2015年“八一”，某市爱国拥军促进会带10多名企业家来岛上慰问。临走，一名企业家顺手递给帮带拎包的屠佳民一张名片：“欢迎你们下岛时来我们企业参观。”

从值班台上下下来，已是深夜，屠佳民心里波涛汹涌。他的心被白天跟着拍照、着粉色休闲装的女孩紧紧攥着，尽管他跟她连一句话都没说过。整整

一夜，那女孩的笑容、举止、气质，如大海潮汐在他心里卷起一层层波澜。

第二天，他硬着头皮给名片上的企业家发了一条礼貌客气的短信。征得女孩同意，企业家给她发来了她的号码。得知她没有男朋友，屠佳民很开心。年底下岛探亲，他顺路去市里看她。听说他是第一次坐飞机，她主动往返三个小时送他。

探亲回来，他鼓起勇气提出想跟她做朋友。她坦率地说：“处处看也行，不晓得咱们性格能不能合得来。”

第二年探亲，她帮他买票，看到他的身份证，发现自己比他大6岁，随之泪如雨飞。他也哭了，都觉得爱情的小船搁浅了。

“确定恋爱关系后，我带她回绍兴见我爸妈，他们并没介意年龄，都很喜欢她。”屠佳民笑着说。

说罢，他又转脸看那盆花，半晌，说：“2017年‘八一’我们走进了婚姻殿堂。现在我们有俩女儿，我爱人叫丘晓贞，很支持我的工作。我妈从老家过来，帮我爱人一起带孩子。”

我也转脸看那盆花，红杜鹃是南方很普通的花，但它开得那么奔放、热烈，几乎看不到几片绿叶，满枝朴素、蓬勃的红。

二级上土、雷达操纵分队长程道龙笑笑，他的爱情是在岛上经过考验的。

2020年7月，在杭州读研究生的女友王美艳来岛上看望程道龙。没想到，她前脚刚上岛，台风后脚就跟着来了。全站忽然进入了没水、没电、没菜吃的日子。发电机只能保障装备和炊事班做饭，风筒、空调、热水器皆不能用。炎炎夏日，岛上气温高达40摄氏度，闷热，潮湿。吃水要去半山腰蓄水池里一桶一桶往上提。

“来之前，我想象过海岛的艰苦，没想到会这么苦。”风浪迟迟缓不下来，王美艳在焦虑、无奈中，咬牙在岛上坚持了20天。

送走女友，程道龙心里很忐忑。没想到回杭州后，王美艳在电话里对他说：“我挺喜欢海岛，在你们那里，我看到、感受到许多别处很少有的东西。”

结婚以后，曾发誓“再也不来了”的王美艳，一到假期都会来岛上看程道龙。我很想在小岛之巅看看辽阔苍茫的大海。遗憾的是，三次都赶上浓雾弥漫，但我相信，对坚守在这云端之上，以及无数曾经守卫过这里的军人来说，这小岛之巅，一定跟王林然给我描绘的一样，是一个开满鲜花的青春驿站，是他们生命里永远的心灵高地。

五

黎同伟神情颇自豪，说现在的整个营院都是重新规划新建的。山顶上有时风力会达9到11级，建新营房时，从楼顶到营院四周，都安装了不锈钢护栏。篮球架底座用重石压着，有时被风刮倒，在球场上像陀螺一样旋转。有时他们正打着球，大雾倏地漫过来，传球

自叹不如。隔着35岁的年龄差距，仿佛隔着千年的雪山，不可逾越。

人万里羌塘，阴法唐进黑帐篷，看牧民，访贫问苦。抵拉萨，徜徉于拉萨河边和八一农场，感受当年十八军进藏时的亲民风格。我们登上布达拉，进大昭寺，感受汉藏两个民族在1300多年历史天空中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的历程。

那天从曲水盘旋而上，抵海拔5000多米山巅。停车观湖时，我下车，站在雪山之巅，解开夹克拉锁。雪风一吹，我感觉好凉爽，寒风潜入骨髓，却浑然不知。到了江孜城，那天晚上我“高反”发作，头痛欲裂，彻夜难眠。硬撑了三天后，终染肺水肿，当晚人便处于昏迷状态。日喀则人民医院的一位藏族大夫和女护士赶来了，每天来给我推800万单位的青霉素。我整整昏迷了3天，经历了一场生命的涅槃，终于否极泰来。

回到北京城，我转向专业作家创作。那年，我接受了创作反映青藏铁路修建过程的报告文学任务，这是阴法唐首长最早呼吁的工程。历时20载，终于圆梦。我在世界屋脊上采访了4年。当青藏铁路建设行将落幕，时年83岁的阴法唐老将军千里单车行，携夫人一起走过青藏铁路，并在风火山隧道留下了合影。一年后，青藏铁路正式通车。7月1日那天，他与夫人坐着火车进拉萨，遂了一位老西藏军人最后的梦想。

30年间，阴法唐将军的西藏经历和传奇深深影响了我，改变了我的创作。我21次上青藏高原，为西藏写了8部书。这些作品中，皆有阴法唐将军的身影和雄姿。

其实，这样的故事，在《从泰山到珠峰》一书里，比比皆是。时光流年，百年一瞬，转眼之间，阴法唐已是百岁老人。掩上最后一页，我激动不已，心中掠过戈壁之激荡。藉雪域的天边之蓝，向一位泰山之子、一位老西藏、一位百战老将，投去一个作家致敬的目光。他那瘦小却又伟岸的身影，覆盖了我的青春岁月、中年、壮年乃至一生的写作。在我的心中，他和他一直坚持、弘扬的“老西藏精神”，就像昆仑一样永远巍峨挺拔。

六

黎同伟神情颇自豪，说现在的整个营院都是重新规划新建的。山顶上有时风力会达9到11级，建新营房时，从楼顶到营院四周，都安装了不锈钢护栏。篮球架底座用重石压着，有时被风刮倒，在球场上像陀螺一样旋转。有时他们正打着球，大雾倏地漫过来，传球

自叹不如。隔着35岁的年龄差距，仿佛隔着千年的雪山，不可逾越。

人万里羌塘，阴法唐进黑帐篷，看牧民，访贫问苦。抵拉萨，徜徉于拉萨河边和八一农场，感受当年十八军进藏时的亲民风格。我们登上布达拉，进大昭寺，感受汉藏两个民族在1300多年历史天空中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的历程。

那天从曲水盘旋而上，抵海拔5000多米山巅。停车观湖时，我下车，站在雪山之巅，解开夹克拉锁。雪风一吹，我感觉好凉爽，寒风潜入骨髓，却浑然不知。到了江孜城，那天晚上我“高反”发作，头痛欲裂，彻夜难眠。硬撑了三天后，终染肺水肿，当晚人便处于昏迷状态。日喀则人民医院的一位藏族大夫和女护士赶来了，每天来给我推800万单位的青霉素。我整整昏迷了3天，经历了一场生命的涅槃，终于否极泰来。

回到北京城，我转向专业作家创作。那年，我接受了创作反映青藏铁路修建过程的报告文学任务，这是阴法唐首长最早呼吁的工程。历时20载，终于圆梦。我在世界屋脊上采访了4年。当青藏铁路建设行将落幕，时年83岁的阴法唐老将军千里单车行，携夫人一起走过青藏铁路，并在风火山隧道留下了合影。一年后，青藏铁路正式通车。7月1日那天，他与夫人坐着火车进拉萨，遂了一位老西藏军人最后的梦想。

30年间，阴法唐将军的西藏经历和传奇深深影响了我，改变了我的创作。我21次上青藏高原，为西藏写了8部书。这些作品中，皆有阴法唐将军的身影和雄姿。

其实，这样的故事，在《从泰山到珠峰》一书里，比比皆是。时光流年，百年一瞬，转眼之间，阴法唐已是百岁老人。掩上最后一页，我激动不已，心中掠过戈壁之激荡。藉雪域的天边之蓝，向一位泰山之子、一位老西藏、一位百战老将，投去一个作家致敬的目光。他那瘦小却又伟岸的身影，覆盖了我的青春岁月、中年、壮年乃至一生的写作。在我的心中，他和他一直坚持、弘扬的“老西藏精神”，就像昆仑一样永远巍峨挺拔。

七

黎同伟神情颇自豪，说现在的整个营院都是重新规划新建的。山顶上有时风力会达9到11级，建新营房时，从楼顶到营院四周，都安装了不锈钢护栏。篮球架底座用重石压着，有时被风刮倒，在球场上像陀螺一样旋转。有时他们正打着球，大雾倏地漫过来，传球

自叹不如。隔着35岁的年龄差距，仿佛隔着千年的雪山，不可逾越。

人万里羌塘，阴法唐进黑帐篷，看牧民，访贫问苦。抵拉萨，徜徉于拉萨河边和八一农场，感受当年十八军进藏时的亲民风格。我们登上布达拉，进大昭寺，感受汉藏两个民族在1300多年历史天空中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的历程。

那天从曲水盘旋而上，抵海拔5000多米山巅。停车观湖时，我下车，站在雪山之巅，解开夹克拉锁。雪风一吹，我感觉好凉爽，寒风潜入骨髓，却浑然不知。到了江孜城，那天晚上我“高反”发作，头痛欲裂，彻夜难眠。硬撑了三天后，终染肺水肿，当晚人便处于昏迷状态。日喀则人民医院的一位藏族大夫和女护士赶来了，每天来给我推800万单位的青霉素。我整整昏迷了3天，经历了一场生命的涅槃，终于否极泰来。

回到北京城，我转向专业作家创作。那年，我接受了创作反映青藏铁路修建过程的报告文学任务，这是阴法唐首长最早呼吁的工程。历时20载，终于圆梦。我在世界屋脊上采访了4年。当青藏铁路建设行将落幕，时年83岁的阴法唐老将军千里单车行，携夫人一起走过青藏铁路，并在风火山隧道留下了合影。一年后，青藏铁路正式通车。7月1日那天，他与夫人坐着火车进拉萨，遂了一位老西藏军人最后的梦想。

30年间，阴法唐将军的西藏经历和传奇深深影响了我，改变了我的创作。我21次上青藏高原，为西藏写了8部书。这些作品中，皆有阴法唐将军的身影和雄姿。

其实，这样的故事，在《从泰山到珠峰》一书里，比比皆是。时光流年，百年一瞬，转眼之间，阴法唐已是百岁老人。掩上最后一页，我激动不已，心中掠过戈壁之激荡。藉雪域的天边之蓝，向一位泰山之子、一位老西藏、一位百战老将，投去一个作家致敬的目光。他那瘦小却又伟岸的身影，覆盖了我的青春岁月、中年、壮年乃至一生的写作。在我的心中，他和他一直坚持、弘扬的“老西藏精神”，就像昆仑一样永远巍峨挺拔。

感念 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老首长阴法唐的回忆录《从泰山到珠峰》出版了。我伏案阅读，一桩桩往事浮现在眼前。

那是1985年秋天，我在原第二炮兵任党委书记，欣闻原成都军区副政委、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调二炮任副政委。他的姓名很特别，不时在中央一些重要会议公报中出现。对于我来说，并不陌生。

直至有一天，司办主任带我去送文件，得见将军。彼时，黄昏时刻，暮霭如潮水涌来。我观一代战将，个子不高，额头前突，颧骨还有点高，脸颊也不大，可以说相貌平平。

落座后，首长亲自沏茶，交谈间竟像与一位邻家大伯聊天。

元旦过后，阴法唐正式来部队上班了。我将党办收到的一封封来信交给他，也许从那一刻起，注定他要携泰山与珠穆朗玛的春风、秋风、雪风，带我到遥远的荒野。

记得年少时，曾读过一首秦风：“明明上天，照临下土，我征徂西，止于兖野”。说的是秦穆公率军远征昆仑，止于兖野。兖野，偏远之地，亦指西藏。阴法唐生于泰安肥城县一个农家，16岁初中毕业投笔从戎，在八路军山东纵队肥城县大队当了一名战士。他转战于敌后，开始了戎马岁月，当时也许未曾想到，某一天会戍守西藏，将泰山之子的英气、豪气、志气，挥洒于高原之上。

那之后，常随阴法唐老首长出差，听他讲西藏传奇，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中国故事；政教合一的半封建半农奴的僧侣制度，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一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；十八军将士为何会被称为菩萨兵……那些故事神活般地向我展现了一个神秘的雪域。最令我沉醉的是，青烟袅袅的帐篷，遍地牦牛，天空如此之低，云伸手可摘，清晨与黄昏，炊烟袅袅，冉冉于天际。

作为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，阴法唐作风下沉，他走遍西藏除墨脱之外的所有县乡。西行阿里时，他轻车简从，从藏北那曲返回时，大荒原无路，司机凭感觉在荒原上疾驶，车陷象皮山。另一辆车来救时，也深陷沼泽中。他与工作人员在车里度过了一个漫长寒夜。彼时，他觉得走到了一个离天最近的地方，遥望星空浩瀚、银河辽阔，仿佛就置身其间。

听完他亲口讲的故事，看完他家关于西藏的藏书，我一直期望着跟他进藏。1990年夏天，我终于有机会陪同阴法唐走上青藏天路。那次，阴法唐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身份进藏视察。过敦煌，出阳关，经阿尔金山，入格尔木……一进西藏，阴法唐老人血液里像注射了核能，看道班工人，健步如飞；到格尔木办事处的职工家里，与群众坐在炉灶边，大口喝酥油茶，嘘寒问暖。那时，我的高原生活经验一片空白，以为自己上高原就会有高原反应，甚至害怕将骨头扔在路上。那晚，我几乎一夜无眠，未登昆仑，已被昆仑山压倒了。

黎明出发，车队朝着昆仑山驶去。可可西里一望无际，藏羚羊云一般落在大荒原上。刚到沱沱河，我头痛欲裂。下午时分抵达唐古拉时，海拔骤升至上2千米。可是阴法唐中将却笑侃昆仑，脚踏唐古拉，犹如当年进藏一般豪迈。那天的午饭是下午四点多钟在安多吃的，那里的海拔已是4900米。看望藏族群众，老人家如履平地，而我气喘吁吁，

八

黎同伟神情颇自豪，说现在的整个营院都是重新规划新建的。山顶上有时风力会达9到11级，建新营房时，从楼顶到营院四周，都安装了不锈钢护栏。篮球架底座用重石压着，有时被风刮倒，在球场上像陀螺一样旋转。有时他们正打着球，大雾倏地漫过来，传球

自叹不如。隔着35岁的年龄差距，仿佛隔着千年的雪山，不可逾越。

人万里羌塘，阴法唐进黑帐篷，看牧民，访贫问苦。抵拉萨，徜徉于拉萨河边和八一农场，感受当年十八军进藏时的亲民风格。我们登上布达拉，进大昭寺，感受汉藏两个民族在1300多年历史天空中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的历程。

那天从曲水盘旋而上，抵海拔5000多米山巅。停车观湖时，我下车，站在雪山之巅，解开夹克拉锁。雪风一吹，我感觉好凉爽，寒风潜入骨髓，却浑然不知。到了江孜城，那天晚上我“高反”发作，头痛欲裂，彻夜难眠。硬撑了三天后，终染肺水肿，当晚人便处于昏迷状态。日喀则人民医院的一位藏族大夫和女护士赶来了，每天来给我推800万单位的青霉素。我整整昏迷了3天，经历了一场生命的涅槃，终于否极泰来。

回到北京城，我转向专业作家创作。那年，我接受了创作反映青藏铁路修建过程的报告文学任务，这是阴法唐首长最早呼吁的工程。历时20载，终于圆梦。我在世界屋脊上采访了4年。当青藏铁路建设行将落幕，时年83岁的阴法唐老将军千里单车行，携夫人一起走过青藏铁路，并在风火山隧道留下了合影。一年后，青藏铁路正式通车。7月1日那天，他与夫人坐着火车进拉萨，遂了一位老西藏军人最后的梦想。

30年间，阴法唐将军的西藏经历和传奇深深影响了我，改变了我的创作。我21次上青藏高原，为西藏写了8部书。这些作品中，皆有阴法唐将军的身影和雄姿。

其实，这样的故事，在《从泰山到珠峰》一书里，比比皆是。时光流年，百年一瞬，转眼之间，阴法唐已是百岁老人。掩上最后一页，我激动不已，心中掠过戈壁之激荡。藉雪域的天边之蓝，向一位泰山之子、一位老西藏、一位百战老将，投去一个作家致敬的目光。他那瘦小却又伟岸的身影，覆盖了我的青春岁月、中年、壮年乃至一生的写作。在我的心中，他和他一直坚持、弘扬的“老西藏精神”，就像昆仑一样永远巍峨挺拔。

九

黎同伟神情颇自豪，说现在的整个营院都是重新规划新建的。山顶上有时风力会达9到11级，建新营房时，从楼顶到营院四周，都安装了不锈钢护栏。篮球架底座用重石压着，有时被风刮倒，在球场上像陀螺一样旋转。有时他们正打着球，大雾倏地漫过来，传球

自叹不如。隔着35岁的年龄差距，仿佛隔着千年的雪山，不可逾越。

人万里羌塘，阴法唐进黑帐篷，看牧民，访贫问苦。抵拉萨，徜徉于拉萨河边和八一农场，感受当年十八军进藏时的亲民风格。我们登上布达拉，进大昭寺，感受汉藏两个民族在1300多年历史天空中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的历程。

那天从曲水盘旋而上，抵海拔5000多米山巅。停车观湖时，我下车，站在雪山之巅，解开夹克拉锁。雪风一吹，我感觉好凉爽，寒风潜入骨髓，却浑然不知。到了江孜城，那天晚上我“高反”发作，头痛欲裂，彻夜难眠。硬撑了三天后，终染肺水肿，当晚人便处于昏迷状态。日喀则人民医院的一位藏族大夫和女护士赶来了，每天来给我推800万单位的青霉素。我整整昏迷了3天，经历了一场生命的涅槃，终于否极泰来。

回到北京城，我转向专业作家创作。那年，我接受了创作反映青藏铁路修建过程的报告文学任务，这是阴法唐首长最早呼吁的工程。历时20载，终于圆梦。我在世界屋脊上采访了4年。当青藏铁路建设行将落幕，时年83岁的阴法唐老将军千里单车行，携夫人一起走过青藏铁路，并在风火山隧道留下了合影。一年后，青藏铁路正式通车。7月1日那天，他与夫人坐着火车进拉萨，遂了一位老西藏军人最后的梦想。

30年间，阴法唐将军的西藏经历和传奇深深影响了我，改变了我的创作。我21次上青藏高原，为西藏写了8部书。这些作品中，皆有阴法唐将军的身影和雄姿。

其实，这样的故事，在《从泰山到珠峰》一书里，比比皆是。时光流年，百年一瞬，转眼之间，阴法唐已是百岁老人。掩上最后一页，我激动不已，心中掠过戈壁之激荡。藉雪域的天边之蓝，向一位泰山之子、一位老西藏、一位百战老将，投去一个作家致敬的目光。他那瘦小却又伟岸的身影，覆盖了我的青春岁月、中年、壮年乃至一生的写作。在我的心中，他和他一直坚持、弘扬的“老西藏精神”，就像昆仑一样永远巍峨挺拔。

十

黎同伟神情颇自豪，说现在的整个营院都是重新规划新建的。山顶上有时风力会达9到11级，建新营房时，从楼顶到营院四周，都安装了不锈钢护栏。篮球架底座用重石压着，有时被风刮倒，在球场上像陀螺一样旋转。有时他们正打着球，大雾倏地漫过来，传球

自叹不如。隔着35岁的年龄差距，仿佛隔着千年的雪山，不可逾越。

人万里羌塘，阴法唐进黑帐篷，看牧民，访贫问苦。抵拉萨，徜徉于拉萨河边和八一农场，感受当年十八军进藏时的亲民风格。我们登上布达拉，进大昭寺，感受汉藏两个民族在1300多年历史天空中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的历程。

那天从曲水盘旋而上，抵海拔5000多米山巅。停车观湖时，我下车，站在雪山之巅，解开夹克拉锁。雪风一吹，我感觉好凉爽，寒风潜入骨髓，却浑然不知。到了江孜城，那天晚上我“高反”发作，头痛欲裂，彻夜难眠。硬撑了三天后，终染肺水肿，当晚人便处于昏迷状态。日喀则人民医院的一位藏族大夫和女护士赶来了，每天来给我推800万单位的青霉素。我整整昏迷了3天，经历了一场生命的涅槃，终于否极泰来。

心中的昆仑

■徐剑

自叹不如。隔着35岁的年龄差距，仿佛隔着千年的雪山，不可逾越。

人万里羌塘，阴法唐进黑帐篷，看牧民，访贫问苦。抵拉萨，徜徉于拉萨河边和八一农场，感受当年十八军进藏时的亲民风格。我们登上布达拉，进大昭寺，感受汉藏两个民族在1300多年历史天空中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的历程。

那天从曲水盘旋而上，抵海拔5000多米山巅。停车观湖时，我下车，站在雪山之巅，解开夹克拉锁。雪风一吹，我感觉好凉爽，寒风潜入骨髓，却浑然不知。到了江孜城，那天晚上我“高反”发作，头痛欲裂，彻夜难眠。硬撑了三天后，终染肺水肿，当晚人便处于昏迷状态。日喀则人民医院的一位藏族大夫和女护士赶来了，每天来给我推800万单位的青霉素。我整整昏迷了3天，经历了一场生命的涅槃，终于否极泰来。

回到北京城，我转向专业作家创作。那年，我接受了创作反映青藏铁路修建过程的报告文学任务，这是阴法唐首长最早呼吁的工程。历时20载，终于圆梦。我在世界屋脊上采访了4年。当青藏铁路建设行将落幕，时年83岁的阴法唐老将军千里单车行，携夫人一起走过青藏铁路，并在风火山隧道留下了合影。一年后，青藏铁路正式通车。7月1日那天，他与夫人坐着火车进拉萨，遂了一位老西藏军人最后的梦想。

30年间，阴法唐将军的西藏经历和传奇深深影响了我，改变了我的创作。我21次上青藏高原，为西藏写了8部书。这些作品中，皆有阴法唐将军的身影和雄姿。

其实，这样的故事，在《从泰山到珠峰》一书里，比比皆是。时光流年，百年一瞬，转眼之间，阴法唐已是百岁老人。掩上最后一页，我激动不已，心中掠过戈壁之激荡。藉雪域的天边之蓝，向一位泰山之子、一位老西藏、一位百战老将，投去一个作家致敬的目光。他那瘦小却又伟岸的身影，覆盖了我的青春岁月、中年、壮年乃至一生的写作。在我的心中，他和他一直坚持、弘扬的“老西藏精神”，就像昆仑一样永远巍峨挺拔。

十一

黎同伟神情颇自豪，说现在的整个营院都是重新规划新建的。山顶上有时风力会达9到11级，建新营房时，从楼顶到营院四周，都安装了不锈钢护栏。篮球架底座用重石压着，有时被风刮倒，在球场上像陀螺一样旋转。有时他们正打着球，大雾倏地漫过来，传球

自叹不如。隔着35岁的年龄差距，仿佛隔着千年的雪山，不可逾越。

人万里羌塘，阴法唐进黑帐篷，看牧民，访贫问苦。抵拉萨，徜徉于拉萨河边和八一农场，感受当年十八军进藏时的亲民风格。我们登上布达拉，进大昭寺，感受汉藏两个民族在1300多年历史天空中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的历程。

那天从曲水盘旋而上，抵海拔5000多米山巅。停车观湖时，我下车，站在雪山之巅，解开夹克拉锁。雪风一吹，我感觉好凉爽，寒风潜入骨髓，却浑然不知。到了江孜城，那天晚上我“高反”发作，头痛欲裂，彻夜难眠。硬撑了三天后，终染肺水肿，当晚人便处于昏迷状态。日喀则人民医院的一位藏族大夫和女护士赶来了，每天来给我推800万单位的青霉素。我整整昏迷了3天，经历了一场生命的涅槃，终于否极泰来。

回到北京城，我转向专业作家创作。那年，我接受了创作反映青藏铁路修建过程的报告文学任务，这是阴法唐首长最早呼吁的工程。历时20载，终于圆梦。我在世界屋脊上采访了4年。当青藏铁路建设行将落幕，时年83岁的阴法唐老将军千里单车行，携夫人一起走过青藏铁路，并在风火山隧道留下了合影。一年后，青藏铁路正式通车。7月1日那天，他与夫人坐着火车进拉萨，遂了一位老西藏军人最后的梦想。

30年间，阴法唐将军的西藏经历和传奇深深影响了我，改变了我的创作。我21次上青藏高原，为西藏写了8部书。这些作品中，皆有阴法唐将军的身影和雄姿。

其实，这样的故事，在《从泰山到珠峰》一书里，比比皆是。时光流年，百年一瞬，转眼之间，阴法唐已是百岁老人。掩上最后一页，我激动不已，心中掠过戈壁之激荡。藉雪域的天边之蓝，向一位泰山之子、一位老西藏、一位百战老将，投去一个作家致敬的目光。他那瘦小却又伟岸的身影，覆盖了我的青春岁月、中年、壮年乃至一生的写作。在我的心中，他和他一直坚持、弘扬的“老西藏精神”，就像昆仑一样永远巍峨挺拔。

十二

黎同伟神情颇自豪，说现在的整个营院都是重新规划新建的。山顶上有时风力会达9到11级，建新营房时，从楼顶到营院四周，都安装了不锈钢护栏。篮球架底座用重石压着，有时被风刮倒，在球场上像陀螺一样旋转。有时他们正打着球，大雾倏地漫过来，传球

自叹不如。隔着35岁的年龄差距，仿佛隔着千年的雪山，不可逾越。

人万里羌塘，阴法唐进黑帐篷，看牧民，访贫问苦。抵拉萨，徜徉于拉萨河边和八一农场，感受当年十八军进藏时的亲民风格。我们登上布达拉，进大昭寺，感受汉藏两个民族在1300多年历史天空中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的历程。

那天从曲水盘旋而上，抵海拔5000多米山巅。停车观湖时，我下车，站在雪山之巅，解开夹克拉锁。雪风一吹，我感觉好凉爽，寒风潜入骨髓，却浑然不知。到了江孜城，那天晚上我“高反”发作，头痛欲裂，彻夜难眠。硬撑了三天后，终染肺水肿，当晚人便处于昏迷状态。日喀则人民医院的一位藏族大夫和女护士赶来了，每天来给我推800万单位的青霉素。我整整昏迷了3天，经历了一场生命的涅槃，终于否极泰来。

回到北京城，我转向专业作家创作。那年，我接受了创作反映青藏铁路修建过程的报告文学任务，这是阴法唐首长最早呼吁的工程。历时20载，终于圆梦。我在世界屋脊上采访了4年。当青藏铁路建设行将落幕，时年83岁的阴法唐老将军千里单车行，携夫人一起走过青藏铁路，并在风火山隧道留下了合影。一年后，青藏铁路正式通车。7月1日那天，他与夫人坐着火车进拉萨，遂了一位老西藏军人最后的梦想。

30年间，阴法唐将军的西藏经历和传奇深深影响了我，改变了我的创作。我21次上青藏高原，为西藏写了8部书。这些作品中，皆有阴法唐将军的身影和雄姿。

其实，这样的故事，在《从泰山到珠峰》一书里，比比皆是。时光流年，百年一瞬，转眼之间，阴法唐已是百岁老人。掩上最后一页，我激动不已，心中掠过戈壁之激荡。藉雪域的天边之蓝，向一位泰山之子、一位老西藏、一位百战老将，投去一个作家致敬的目光。他那瘦小却又伟岸的身影，覆盖了我的青春岁月、中年、壮年乃至一生的写作。在我的心中，他和他一直坚持、弘扬的“老西藏精神”，就像昆仑一样永远巍峨挺拔。



出发——和祖国一起去探测火星(香港研发的“火星相机”随天问一号成功着陆,中国画)

张亮 彭羽 成晶琪 李依婷 杨子辰作



长征

第 5513 期